

集部

概覽

四庫家藏

綱領

曰思無邪。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也。謙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也。其情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

澤其情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意而得度矩樂韻之此能與其深微之意而怨而不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過曰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己之詩也其言不過其言不我思古人俾無訛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大夫夕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難以風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



部典籍概覽 集部

(一)

◎ ◎

[清] 張新奇

宋建勋 永 璞等

李智勇

整理 撰



提 要

清末名臣张之洞先生有言：“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术门径矣。”

读书的要点，无非是“广博”、“专深”四个字。然而，“专深”不易，“广博”尤难。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据可考史料统计，光兵书一项即达四千余种，三万余卷。而《四库全书》编成后的一百年来，清人著述竟有五万余种之多。人生苦短，一个人穷其一生，又岂能涉猎“烟海”之万一？

这样，借助无数前人的研习成果，借助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类工具书，就成了博览群书的便捷门径了。

我们编纂的《经部典籍概览》、《史部典籍概览》、《子部典籍概览》、《集部典籍概览》四部书，收录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部书籍，以及四库全书未收书、撤毁书，《继修四库全书》中的部分书籍，总计一万四千余种。中国三千多年来传承的重要典籍，基本囊括其中了。为了方便读者查找，我们在每部书后附有笔划索引。应该说，这四部概览，是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书更广泛，更方便实用，也更适合现代学人了解古籍、快读经典的工具书。



总 目 录

【卷一】

楚辞类 1

楚辞类存目 6

别集类一 11

【卷二】

别集类二 23

【卷三】

别集类三 43

【卷四】

别集类四 65

【卷五】

别集类五 87

【卷六】

别集类六 111

【卷七】

别集类七 134



【卷八】

别集类八 154

【卷九】

别集类九 174

【卷十】

别集类十 193

【卷十一】

别集类十一 207

【卷十二】

别集类十二 224

【卷十三】

别集类十三 244

【卷十四】

别集类十四 264

【卷十五】

别集类十五 275

【卷十六】

别集类十六 291

【卷十七】

别集类十七 304

【卷十八】

别集类十八 321

附录 343

【卷十九】

别集类十九 345

【卷二十】

别集类二十 379

【卷二十一】

别集类二十一 415

【卷二十二】

别集类二十二 445

【卷二十三】

别集类二十三 479

【卷二十四】

别集类二十四 506

【卷二十五】

别集类二十五 529

【卷二十六】

别集类二十六 565

【卷二十七】
别集类存目一 590

【卷二十八】
别集类存目二 631

【卷二十九】
别集类存目三 669

【卷三十】
别集类存目四 704

【卷三十一】
别集类存目五 744

【卷三十二】
别集类存目六 772

【卷三十三】
别集类存目七 804

【卷三十四】
别集类存目八 827

【卷三十五】
别集类存目九 855



【卷三十六】

別集类存目十 878

【卷三十七】

別集类存目十一 905

【卷三十八】

別集类存目十二 928

【卷三十九】

總集类一 952

【卷四十】

總集类二 975

【卷四十一】

總集类三 998

【卷四十二】

總集类四 1013

【卷四十三】

總集类五 1041

【卷四十四】

總集类存目一 1059



【卷四十五】

总集类存目二 1080

【卷四十六】

总集类存目三 1107

【卷四十七】

总集类存目四 1137

【卷四十八】

诗文评类一 1163

【卷四十九】

诗文评类二 1190

【卷五十】

诗文评类存目 1201

【卷五十一】

词曲类一 1226

词集上 1226

【卷五十二】

词曲类二 1254

词集下 1254

词选 1263

词话 1269

词谱词韵 1272



南北曲 1274

【卷五十三】

词曲类存目 1277

词集 1277

词选 1284

词话 1288

词谱词韵 1289

南北曲 1291

【卷五十四】

《四库全书》未收书及撤毁书 1295

索引 1317



卷一

楚辞类

哀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杨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晁补之、朱子皆尝续编，然补之书亦不传，仅朱子书附刻《集注》后，今所传者，大抵注与音耳。注家由东汉至宋，递相补苴，无大异词。迨于近世，始多别解，割裂补缀，言人人殊。错简说经之术，蔓延及于词赋矣。今并刊除，杜窜乱古书之渐也。

0001 《楚辞章句》十七卷 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1062—1

汉王逸撰。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顺帝时官至侍中，事迹具《后汉书·文苑传》。旧本题校书郎中，盖据其注是书时所居官也。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十七卷，而各为之注。其《九思》之注，洪兴祖疑其子延寿所为。然《汉书·地理志》《艺文志》即有自注，事在逸前。谢灵运作《山居赋》亦自注之，安知非用逸例耶？旧说无文，未可遽疑为延寿作也。陈振孙《书



录解题》载有《古文楚辞释文》一卷，其篇第首《离骚》，次《九辨》《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迥与今本不同。兴祖据逸《九章》注中称皆解于《九辨》中，知古本《九辨》在前，《九章》在后。振孙又引朱子之言，据天圣十年陈说之序，谓旧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第，知今本为说之所改。则自宋以来，已非逸之旧本。又黄伯思《东观余论》谓逸注《楚辞》，序皆在后，如《法言》旧本之例，不知何人移于前，则不但篇第非旧，并其序亦非旧矣。然洪兴祖《考异》于《离骚经》下注曰：“《释文》第一，无经字。”而逸注明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则逸所注本确有“经”字，与《释文》本不同。必谓《释文》为旧本，亦未可信，姑存其说可也。逸注虽不甚详赅，而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故李善注《文选》，全用其文。《抽思》以下诸篇，注中往往隔句用韵，如“哀愤结 绢，虑烦冤也；哀悲太息，损肺肝也；心中结屈，如连环也”之类，不一而足。盖仿《周易象传》之体，亦足以考证汉人之韵。而吴棫以来谈古韵者，皆未征引，是尤宜表而出之矣。

0002 《楚辞补注》十七卷 内府藏本

1062—115

宋洪兴祖撰。兴祖字庆善，陆游《渭南集》有兴祖手帖跋，称为洪成季庆善，未之详也。丹阳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后召试，授秘书省正字，历官提点江东刑狱，知真州、饶州，后忤秦桧，编管昭州卒，事迹具《宋史·儒林传》。周麟之《海陵集》有兴祖赠直敷文阁制，极褒其编纂之功，盖桧死乃昭雪也。案陈振孙《书录解题》列《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称兴祖少时，从柳展如得东坡手校十卷，凡诸本异同，皆两出之；后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参校，遂为定本，始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成书又得姚廷辉本，作《考异》附《古本释文》之后，又得欧阳永叔、孙莘老、苏子容本于关子东、叶少协，校正以补《考异》之遗云云。则旧本兼载《释文》，而《考异》一卷附之，在《补注》十七卷之外。此本每卷之末，有“汲古后人毛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印

记，而《考异》已散入各句下，未知谁所窜乱也。又目录后有兴祖附记，称鲍钦止云：“《辨骚》非楚辞本书，不当录。班固二《序》旧在《九叹》之后，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云，此本《离骚》之末有班固二《序》，与所记合。而刘勰《辨骚》一篇，仍列序后，亦不详其何故。岂但言其不当录而未敢遽删欤？汉人注书，大抵简质，又往往举其训诂，而不备列其考据。兴祖是编，列逸注于前，而一一疏通证明补注于后，于逸注多所阐发，又皆以“补曰”二字别之，使与原文不乱，亦异乎明代诸人妄改古书，恣情损益。于《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故陈振孙称其用力之勤，而朱子作《集注》，亦多取其说云。

0003 《楚辞集注》八卷 《辨证》二卷 《后语》六卷 内府藏本

1062—299

宋朱子撰。以后汉王逸《章句》及洪兴祖《补注》二书详于训诂，未得意旨，乃槩括旧编，定为此本。以屈原所著二十五篇为《离骚》，宋玉以下十六篇为《续离骚》，随文诠释，每章各系以兴、比、赋字，如《毛诗传》例。其订正旧注之谬误者，别为《辨证》二卷附焉，自为之序。又刊定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二书，录荀卿至吕大临凡五十二篇为《楚辞后语》，亦自为之序。《楚辞》旧本有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晁本删《九思》一篇，是编并削《七谏》《九怀》《九叹》三篇，益以贾谊二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以《七谏》以下词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病而呻吟者也。”晁氏《续离骚》凡二十卷，《变楚辞》亦二十卷，《后语》删为六卷，去取特严，而扬雄《反骚》为旧录所不取者，乃反收入。自序谓欲因《反骚》而著苏氏、洪氏之贬词，以明天下之大戒也。周密《齐东野语》记绍熙内禅事曰：“赵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然则是书大旨在以灵均放逐，寓宗臣之贬，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耳，固不必于笺释音叶之间，规规争其得失矣。

0004 《离骚草木疏》四卷^[1] 安徽巡抚采进本

1062—455

宋吴仁杰撰。仁杰有《古周易》，已著录。是编末有仁杰庆元丁巳



自序，谓梁刘杳有《草木疏》二卷，见于本传，其书已亡。杳疏凡王逸所集者，皆在焉。仁杰独取二十五篇疏之。其大旨谓《离骚》之文多本《山海经》，故书中引用，每以《山海经》为断。若辨“夕揽洲之宿莽”句，引“朝歌之山有莽草焉”为据，驳王逸旧注之非，其说甚辨。然骚人寄兴，义不一端，琼枝若木之属，固有寓言，澧兰沅芷之类，亦多即目。必举其随时抒望，触物兴怀，悉引之于大荒之外，使灵均所赋，悉出伯益所书，是泽畔行吟，主于侈其博赡，非以写其哀怨，是亦好奇之过矣。以其征引宏富，考辨典核，实能补王逸训诂所未及。以视陆玑之疏《毛诗》，罗愿之翼《尔雅》，可以方轨并驾，争鹜后先，故博物者恒资焉。述其赅洽，固亦考证之林也。此本为影宋旧钞，末有庆元庚申方灿跋，又有校正姓氏三行，盖仁杰官国子学录时，属灿刊于罗田者。旧版散佚，流传颇罕。写本仅存，亦可谓艺林之珍笈矣。

[1]《离骚草木疏》四卷，原排于《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之后，今据文渊阁《四库全书》顺序移此。

0005 《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二卷

1062—493

国朝萧云从原图，乾隆四十七年奉敕补绘。云从字尺木，当涂贡生。考《天问序》称，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圣贤怪物异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是《天问》一篇，本由图画而作。后世读其书者，见所征引，自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与凡可喜可愕之物，无不毕备，咸足以扩耳目而穷幽渺，往往就其兴趣所至，绘之为图。如宋之李公麟等，皆以此擅长。特所画不过一篇一章，未能赅极情状。云从始因其章句，广为此图，当时咸推其工妙，为之镌刻流传。原本所有，只以三闾大夫、郑詹尹、渔父合绘一图，冠于卷端，及《九歌》为九图，《天问》为五十四图，而目录、凡例所称《离骚经》《远游》诸图，并已阙佚。《香草》一图，则自称有志未逮。核之《楚辞》篇什，挂漏良多。皇上几余披览，以其用意虽勤，而脱略不免，特命内廷诸臣，参考厘订，各为补绘。于《离骚经》则分文析句，次为三十二图。又《九章》为九图，《远游》为五图，

《九辨》为九图，《招魂》为十三图，《大招》为七图，《香草》为十六图。于是体物摹神，粲然大备，不独原始要终，篇无剩义，而灵均旨趣，亦藉以考见其比兴之原。仰见大圣人游艺观文，意存深远。而云从以绘事之微，荷蒙宸鉴，得为大辂之椎轮，实永被荣施于不朽矣。

0006 〈山带阁注楚辞〉六卷 〈楚辞余论〉二卷 〈楚辞说韵〉一卷

通行本

1062—601

国朝蒋骥撰。骥字涑塍，武进人。是书自序题康熙癸巳，而《余论》上卷有“庚子以后，复见安溪李氏《离骚解义》”之语，盖《余论》又成于注后也。注前冠以《史记·屈原列传》、沈亚之《屈原外传》《楚世家节略》，以考原事迹之本末。次以《楚辞》地理列为五图，以考原涉历之后先。所注即据事迹之年月，道里之远近，以定所作之时地。虽穿凿附会，所不能无，而征实之谈，终胜悬断。《余论》二卷，驳正注释之得失，考证典故之同异。其间诋诃旧说，颇涉轻薄。如以少司命为月下老人之类，亦几同戏剧，皆乖著书之体。而汰其冗芜，简其精要，亦自瑕不掩瑜。《说韵》一卷，分以字母，通以方音，又博引古音之同异，每部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以攻顾炎武、毛奇龄之说。夫双声互转、四声递转之二例，沙随程迥已言之，非骥之创论。然实不知先有声韵，后有字母，声韵为古法，字母为梵学，而执末以绳其本。至于五方音异，自古已然，不能谓之不协，亦不能执以为例。黄庭坚词用蜀音，以笛韵竹，林外词用闽音，以扫韵锁，是可据为典要，谓宋韵尽如是乎？又古音一字而数叶，亦如今韵一字而重音。佳字佳、麻并收，寅字支、真并见，是即其例。使非韵书俱在，亦将执其别音攻今韵之部分乎？盖古音本无成书，不过后人参互比较，择其相通之多者，区为界限。犹之九州列国，今但能约指其地，而不能一一稽其犬牙相错之形。骥不究同异之由，但执一二小节，遽欲变乱其大纲，亦非通论。以其引证浩博，中亦间有可采者，故仍从原本，与《余论》并附录焉。

右《楚辞》类六部六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楚辞类存目

0007 《天问天对解》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杨万里撰。万里有《易传》，已著录。是书取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比附贯缀，各为之解，已载入《诚斋集》中，此其别行本也。训诂颇为浅易。其间有所辨证者，如《天问》“雄虺九首，倏忽焉在”，引《庄子》“南方之帝曰倏，北方之帝曰忽”，证王逸注电光之误，特因《天对》“倏忽之居帝南海北”而为之说。又如《天问》“鲮鱼何所，鼈堆焉处”，独谓“堆当为雀，鼈雀在北号山，如鸡，虎爪，食人”，证王逸注奇兽之误，亦因《天对》“鼈雀在北号，惟人是食”而为之说，未尝别有新义也。

0008 《楚辞集解》八卷 《蒙引》二卷 《考异》一卷 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汪瑗撰。瑗字玉卿，歙县人。是书《集解》八卷，惟注屈原诸赋，而宋玉、景差以下诸篇弗与。《蒙引》二卷，皆辨证文义。《考异》一卷，则以王逸、洪兴祖、朱子三本互校其字句也。《楚辞》一书，文重义隐，寄托遥深，自汉以来，训诂或有异同，而大旨不相违舛。瑗乃以臆测之见，务为新说，以排诋诸家。其尤舛者，以“何必怀故都”一语为《离骚》之纲领，谓实有去楚之志，而深辟洪兴祖等谓原惓惓宗国之非。又谓原为圣人之徒，必不肯自沉于水，而痛斥司马迁以下诸家言死于汨罗之诬。盖掇拾王安石《闻吕望之解舟诗》李壁注中语也。亦可为疑所不当疑，信所不当信矣。

0009 《离骚草木疏补》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屠本畯撰。本畯有《闽中海错疏》，已著录。是书以宋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多有未备，特于香草类增入麻、娘、黍、薇、藻、稻、粢、麦、粱八种，于嘉木类增入枫、梧二种。其余于仁杰疏多所删汰，自谓明简过之，而实则反失之疏略。又每类冠以《离骚》本文及王逸注，拟于

《诗》之小序，亦无关宏旨，徒事更张。至仁杰谓宿莽非卷葹，斥王逸注及郭璞《尔雅》注之误，本畯是书引罗愿《尔雅翼》以明之，不知其引《南越志》“宁乡草名卷葹，江淮间谓之宿莽”者，正主郭之说，不免自相刺谬，尤失于考证矣。

0010 《楚骚协韵》十卷 《附读骚大旨》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屠本畯撰。此本惟题曰屠畯，盖未改名以前刻也。本畯以朱子《楚辞集注》韵为未备，故广为此书，然所增实未尽当。古无韵书，各以方音取读。方音南北互殊，不免大同而小异。如《离骚》“朕皇考曰伯庸，维庚寅吾以降”，“降”读户工切，又“重之以修能，纫秋兰以为佩”，“能”读奴来切，皆古音也。至“肇锡予以嘉名，字余曰灵均”，则方音矣。江以南真、庚互叶，今世尚然。本畯必读“名”，弥延反，“均”，居员反，殊为牵合。本畯又好取《说文》字体，改今楷法，以为楚骚文字在小篆未变之前，写《楚辞》宜用小篆分草，今刊本虽用隶书，然宜以六书善本正其差讹。夫隶体与分草之兴，初不相近，且意取简易，与篆固殊。若尽依《说文》改变形体，以为能守六书之义，转为烦重，则但作篆可耳，奚以隶为。是亦好奇之过也。

0011 《楚辞听直》八卷 《合论》一卷 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黄文焕撰。文焕有《诗经考》，已著录。崇祯中，文焕坐黄道周党下狱，因在狱中著此书，盖借屈原以寓感。其曰“听直”，即取原《惜诵》篇中“皋陶听直”语也。其例凡评谓之“品”，注谓之“笺”，《九歌》《九章》诸篇标题下，又有“总品”。其篇次首《离骚》，次《远游》，次《天问》，次《九歌》，次《渔父》，次《卜居》，次《九章》。又据王逸之注，以《大招》或称屈原，又据司马迁《屈原贾生传赞》有“读原《离骚》《招魂》《哀郢》”语，并以《大招》《招魂》附于篇末，与旧本皆异。《合论》一卷即以发明《听直》之旨，有合论一篇者，《听离骚》《听远游》《听天问》《听九歌》《听卜居、渔父》《听九章》《听二招》七篇是也。有合论全书者，《听忠》《听孝》《听年》《听次》《听复》《听芳》《听玉》《听路》